



辽远的菁蓉湖

□何迎春

我是在五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，驾车去菁蓉湖的。车停路边，迈上台阶，石板洁净。抬头，所有刚才驾车的噪声，从头、耳、膝盖跌落到地上。眼前是辽远的蓝色湖水，连接到天边的云朵。路两边稀疏林木沐浴阳光，温暖流过我脸、脖子、手臂。我突然感觉到了梦想的地方。

曾经在图书馆读过艾芜的一篇散文《菁蓉镇》，有一年大旱，他与文友到菁蓉镇避暑。他描写的菁蓉镇，有绿油油的稻田，古老街，门板房，一条溪流流过，人们坐在树下溪边，喝茶聊天。我曾经寻找过这地方，可是他描写的景致已经很遥远了。而今的菁蓉镇，高楼林立。

我迈开大步走向湖边，明净的空气中，红色的健康步道，没有一粒杂质，听不见脚步声。蓝色湖水与天一色，泛着涟漪，如在暗送秋波。站在湖东向西望，重峦叠嶂，云雾缥缈，白云飘浮，湖仿佛在山脚下。

沿着湖边走，那些繁花过后的果树，已经挂满拇指般大的果子，藏在叶底偷窥来往者。水菖蒲在岸边举着故事，任你想采哪一朵。湖里野鸭游弋，白鹤飞翔，各种鸟声在耳畔荡漾。

穿过湖边廊桥，是绿茸茸的草坪，很想躺上去打几个滚。几个摄影爱好者，或卧或蹲湖边，长枪短炮抓拍着。树荫底下坐着三两人儿，聊着天，环湖徒步的姑娘小伙边走边拍抖音。

我曾经去过兴隆湖，被现代化建筑包围着，少了些许宁静与诗意；我也曾经去过青龙湖，藏卧盘曲在山间，开阔不了我的心胸。菁蓉湖充满灵性与诗意。近水远山相衬，白云飘浮，清水河公园林木相依，走在其中便是画中的点缀。站在湖之南观景台，放眼望去，一只杜鹃越过林木，把鹃城的故事展开。

坐在湖边树的浓荫下，面对湖水，水与天一色的蓝，水随着光的折射与你变换的角度如梦幻般，对岸远山、白云、淡雾，勾勒出水墨画，让人轻松舒畅。

阳光下的菁蓉湖，仿佛梦中的仙子，也是我心中的辽远意境。回到家，我常想，雨中的它，会是怎样的一个姿态？

小满节后那个周日，雨如注，我又去菁蓉湖。我惊诧，一路上那么多车，多数是到那儿，以至于停车场停满了，只能停路边。老人、小孩、年轻人，或打伞或不带雨具，三三两两，环湖慢行。

昏暗天空，湖显得厚重，湖面飘起如纱轻烟，远远望去，如酣睡在轻纱帐中的美人。湖边被雨淋的树叶散发着光亮，花草争奇斗艳，黄的、紫的、蓝的、白的，仿佛谁家姑娘遗落在树下的手帕或花外衣。难怪，那么多人愿意在雨中环湖漫步。

站在湖的西边望对岸，我突然心生嫉妒。对岸的菁蓉镇，艾芜笔下从前是那么的各家碧玉，美丽宁静，而今现代高楼林立，依然拥有让人心旌摇曳的菁蓉湖。

走进望鱼

□任月容

少时读戴望舒的《雨巷》就在想，撑着油纸伞，独自彷徨在悠长、悠长又寂寥的雨巷，会是如何的一种诗情画意？时至今日，我亦未能如愿去感受江南烟雨下化不开的愁绪，脑海中无数次勾勒的场景终究是幻想，如烟似雾，难胜载其中精髓。

友人说，看不见江南雨巷，也可以去感受深山古村的清风微雨呀，雅安的雨，着实也很出名。雅安不大，也不小。她说，不如去望鱼，就是有点太过冷清。

望鱼，据说是只有一条街的古镇，藏在深山，被周公河怀抱，雅安人对吃的执念，赋予了它这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名字。只是，只有一条两三百米长的古街，会有如何的别致悠长寂寥？

怀着探索，踏上去望鱼的旅途。从雅安城区一路往南，沿周公河旁的公路逆流而上，就三十多公里。听说，望鱼的名字源于古镇上的巨石像——一只守望着周公河雅鱼的猫，守的是周公河，望的是河里极尽美味的雅鱼。小镇以此命名，形象是形象，却难免让人觉得几分夸耀。

与别的地方不同，望鱼古镇在半山上，攀爬上长长的石台阶，放眼而望，一处原始静谧的古村落出现在面前。青石板铺成的道路往前延伸，青瓦木屋沿着街道两边一字儿排开，有的屋子依山势建成吊脚楼的样子，排布略显参差，却并不凌乱。窗户上的图案依旧精美，廊柱下方的石座底有雕刻的花纹。

为数不多的小商铺还开着门，只是老板大多躺在门口椅子上睡着了。原本平整的石板路，被踩得坑坑洼洼，石缝间隙长出招摇的野草。偶有三五人从街中走过，将其衬托得越发清冷而空旷，一派萧索。

听镇上的居民讲，这里曾有过喧嚣过往，作为茶马古道上重要的驿站，沿街这些失去鲜艳之色的老木屋、吊脚楼，当年可能是衙门、当铺、药店、戏楼、客店，也曾朱漆红绸，精致繁闹，煊赫一时。这里兴盛的时候，周围百里都来赶场，狭窄的街道，人来人往，摩肩接踵，驮着藏茶的马帮客商从街道中经过，赶马的人在吆喝，马匹脖颈的铃儿叮当作响，茶香

味经久不散，是何等的热闹。

傍晚，开始下雨，空气变得带着几分清冷。雨淅淅沥沥地从上空的雾气中飘落下来，青石板铺成的街面泛着悠悠的光，岁月在路面上留下斑斑痕迹，仿佛在诉说这里曾经的喧闹过往。两边高高矮矮错落有致的青瓦房次第延伸而去，屋檐下陈旧的灯笼在雨中微微摇晃，悠远，冷寂，带着被时光遗忘的淡淡忧伤。

一个人走到被雨水打湿的青石板路面上，漫天的雨洒洒下来，似烟又似雾。屋檐上的水珠凝结，一点一滴地落向地面，摔得粉碎。周围没有一点人声，只有绵柔的风，落入地面的雨滴融入水中，从房屋台阶下与街面连接的天漏流走，只有被雨水滋润过的青苔变得越发青嫩。

整个街面很清冷，一直往前延伸，仿佛看不到尽头。在雾气的笼罩下，两侧的青瓦木屋变得若隐若现，仿如缥缈的海市蜃楼，最后一点一点地隐没在了夜色中。

经过一夜雨水洗礼，古镇的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清甜味道。太阳出来，路面上、台阶上密布的苔痕更显鲜翠，菜园中的瓜苗藤蔓爬过篱笆围墙，颜色鲜亮的土鸡旁若无人地在街中游荡。油光水滑的猫儿与调皮的狗，在路边一丛一丛的风仙花中追逐。

山下的周公河静静流淌，味美绝伦的雅鱼就生活在这清澈的河水中，代代繁衍，生生不息。山上的树木倒映水中，将水染成绿色。轻柔的风拂过，泛起密密柔柔的水波。薄薄的雾气从地面袅袅升起，在河面上，在山林树木间，形成如梦似幻的场景。

随着时代变迁，茶马古道成为历史，望鱼古镇的热闹也随岁月淹没，古镇上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，家中留下的大都是病弱老少。傍晚的阳光从一侧房屋顶部斜洒下来，在另一边的屋檐下形成张牙舞爪的影子，古镇的清冷终于被放学归家的孩子的笑闹声打破。

这欢声闹语在悠长的街上久久回荡着，我的心尖突然爬上一丝愁绪，新望这个地方的古朴自然原始静谧被世人熟知所爱，又怕沾染上尘世的喧嚣，它的静谧将被掩埋。

雨中的街子

□康宝

初冬，北方的大雪压着南方的寒气在大地上肆意横行。这时候的成都，也匆匆迎来了冬，但成都的冬天只飘落着湿润的小雨。街子古镇，就坐拥在这片大地安宁的静谧中。

我们一行人抱怨完湿冷的空气，奔拉着耳朵下了车。“这也太冷了吧？今天来得好像不是时候。”有人开始抱怨，我们当然不想听抱怨，但也随之附和。脚已经在冷风中麻木，走动起来比平时更费力。

在这一片漫漫而落的小雨中，街上的行人并不少，各自在四方散开，寻找趣味。在大通道上，青石静静地躺着，躺在大块且整齐的石头中，或者依靠在一条小溪流边。盖住远方的雾气漫漫压下来，落入小溪流中，像极了流动的温泉，慢慢煮沸。

各种小摊在四处立着，卖臭豆腐的小贩忙得不可开交。我没有去寻这种美食，因为实在接受不了它的奇异香味。但一向优雅的女同学，活蹦乱跳奔了过去，买了一份，在冷风中快速地吃了起来。

往前走，我们不顾还在忙于吃食的她，开始注意街道。两边的古玩店木器、铜器应有尽有，卖麻饼的大叔大妈热情招呼道：“小妹来尝啊，小帅哥看看呀！”我们自然是忍不住要进去的，只是脚还麻木着，又因为刚吃过饭不忍挪动。越往前走，花样更多，也更热闹。

字库塔在高大的银杏树旁并不出众，但历史的韵味使它显得更端庄隆重。在雨中，

它冲向云天的塔尖更多了一份威严。一级接一级的连接处，让它更像是一把竖着的长剑，直指天宫，毫不畏惧。

瑞龙桥在大河上横跨开来，桥上人来人往。穿越廊桥，仿佛人们从这头走到了古代的那一头，回到了曾经，为古色之都增添了几许韵味。我们在桥上看身后的古城，人声嘈杂，最让人醒耳的是远处的卖唱声。那从现代喉咙中传来的流行歌慢慢飘散，飘过人群，飘过银杏树巅，在雨中温暖且带着人情味。

身前的书院，庞大而恢宏，灰色和黑色相拥的建筑坐拥在古城，趴在山前，不失书香。冷色的外墙，高大的房顶，让人望而生畏，也更让人尊重它。

冷并不使人惧怕，而人情味能使冷气也拥有温度。在离开前，我们见到了戏台，看到了川剧。高台上，锣鼓喧天中，一位老太带着时而夸张时而沉痛的表情，挪动身姿，配合的那人同样身形并茂。

现代人演绎古戏，在戏里穿越到了古代。而台下，最前面的一排排老人，聚精会神入了戏，烟越来越多，人也越来越多。中间向前踮着脚的中年游客望着高台，脸上多了新鲜感；年轻人在戏外，在后排谈论所不了解的川剧，用手机录起视频，在往后的时光里，说不定还能拿出来看看。

街子古镇的历史，在雨中更加庄重而神秘。小雨漫漫而落，这座城在雨中静谧，在人声里起了温度。

鼓号犹鸣铜鼓寨

□钱冲

经过一番艰难跋涉后，我们终于来到铜鼓寨山顶。这是一个几乎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平坝，云雾缭绕间，让人仿佛重回那个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，寒风呼啸，恰似鼓号犹鸣。

铜鼓寨位于四川营山县木坪乡，与渠县交界，周边地带，群峰耸峙，状如众星捧月。自然，峰峦耸峙之间，也恰到好处地予以了留白，给人一种欲言又止、欲说还休之感。上世纪30年代，营(山)渠(县)战役打响，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带领下，在这白山黑水间，于铜鼓寨安营扎寨，在当地建立了红色政权。

“这地形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确实是兵家必争之地。”同行的诗人阿冰四处查看后，得出这个结论。

“此言不虚，此乃形胜之地，用兵，可决胜于千里之外；习文，滔滔学识自蕴于帷幄之中。”向导接过话茬说，“这里还真的出过一位贾姓的进士，官至翰林呢。”

“你们看，这是当年红军打米磨面使用过的磨盘。”向导指着山顶地面的遗迹对我们说。我俯下身来，仔细查看。历经岁月的洗礼，磨盘印迹斑驳。磨盘的上半部分，不知道遗失在了岁月的哪个角落，仅有底盘牢固地镶嵌在山顶的地面，成为整座山表情最为丰富的一部分。

磨盘上的洞，清晰可见，尺寸见方，却又深不可测。我仿佛听见磨盘转动的声音，在它艰难地旋转和行进中诞生的汁液，惠泽了一个民族的希望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一支粮草充足的队伍，信心满满地从磨盘之上出发，红旗猎猎，在黎明前胜利抵达，最终融入黎明的光芒中。

在磨盘不远处，是铜鼓寨的寨门，也是如今仅存的一道寨门。城墙已经残破不堪，唯有拱形的门依靠砖石牢固的互济，抱团取暖，犹如一位顶天立地的红军战士，巍然而不倒。寨门城墙上，荒草萋萋，讲述着当年的烽火战火故事。

依依不舍地，我们沿着台阶拾级而下。一路的坑坑洼洼，忽然让人有了泪涌的感觉。蓦然回首，铜鼓寨上鼓号齐鸣，一座古老而崭新的城池拔地而起，生机复萌，活力再现，时刻等待着我们的重返。

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投来散文(含游记)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，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，不在征稿范围内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，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，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，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邮件中不要用附件，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《宽窄巷》副刊选用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准确信息(不能错一个字、多一个字、少一个字)、卡号、身份证号、电话号码。

投稿信箱：huaxifukan@qq.com